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口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观点

刘仁胜

[内容提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全盘否定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是在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谷物之间必须保持平衡的大前提之下,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使自然资源与人口增长保持动态的平衡。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口与自然和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并通过生态系统自身的新陈代谢作用阐述了三者之间和谐发展的可能性。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人口 自然 社会和谐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3-0070-05

200多年前,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预言,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数量与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谷物数量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供求矛盾,人类之间的战争则是这种供求矛盾达到极限之后的必然选择之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将自然资源与人口之间的供求平衡关系引入人类的学术视野,人类历史上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好像也为马尔萨斯的悲观言论作出了注释。150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制度入手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过剩现象归之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且预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使自然环境承载更多的人口。如今世界人口已经增长到60亿,150年间增长了五倍之多,人口爆炸的结果好像也乐观地验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口理论的正确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理论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验证。但是,鉴于新中国初期国际国内的战争环境,以及左倾思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人口理论的片面理解,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经历了从鼓励人口增长到紧急控制人口增长的两个过程。重新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口问题的论述,现在我们都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并没有全盘否定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是在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谷物必须保持平衡的大前提之下,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使自然资源与人口增长保持动态的平衡;同时,将人口与自然和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并通过生态系统自身的新陈代谢作用阐述了三者之间和谐发展的可能性。

一、科学技术可以使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保持动态平衡

马克思和恩格斯处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初期,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空前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不断创造新高,因此,在《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惜笔墨毫不吝啬地赞美资产阶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中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比人类在其他社会历史阶段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也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主要武器之一。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写道:“为了证明对人口过剩的普遍存在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让我们再回到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马尔萨斯的整个学说是建筑在下面这种计算上的:人口是按几何级数 $1+2+4+8+16+32\dots$ 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则是按算术级数 $1+2+3+4+5+6$ 增加。差额是触目惊心的,但是这是否对呢?在什么地方证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呢?我们可以假定耕地面积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却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假定收获量并不是永远和花费的劳动量同比例增加;但是我们还有第三个要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和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甚至仅仅亨弗利·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二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

了怎样的成就?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而对科学来说,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当‘密士失必河(蜜西西比河)流域有足够的荒地可供欧洲的全部人口移居’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谈论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恩格斯从而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

科学技术从150年之前的蒸汽机发展到如今的核聚变,世界人口也从150年前的10亿增长到如今的60亿,我国人口也从150年前的4亿增长到现今的近14亿,最重要的是60亿人口的生活质量普遍高于150年之前10亿人口的生活质量。恩格斯关于在有限的自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无限进步可以使自然资源无限增长的理论在历史和实践都得到了初步的验证。不仅如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观中,自然本身也是无限的,自然本身所提供的资源更是无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观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为自在自然;其二为人化自然。自在自然包括人类历史之前的自然,也包括存在于人类认识或者实践之外的自然。人化自然则是指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也就是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后者,但并没有忽视和否认前者,这就为人类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做了理论铺垫。150年之前,安全环保的核聚变材料氦3以及月亮上丰富的氦3矿藏都处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之外,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观中的自在自然,而如今自然科学技术完全有可能利用月亮上的氦3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成为人化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以及改良耕种方法就可以使有限土地的粮食产量成倍地增长,如今中国袁隆平院士的超级杂交水稻也可以使目前世界水稻的平均产量提高四倍,而按照目前的科学计算,水稻的产量可以达到现在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倍以上。因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是无限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确实能够为人类带来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性在理论上可以使人口数量无限地增长,但是,在过去的200年间,人类还是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数百次为争夺自然资源的地区战争,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不幸也被人类的历史和实践所反复验证。难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吗?还是马尔萨斯的理论本身就是正确的?答案仍然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当中。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就没有否定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与谷物增长之间必须保持平衡的前提,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承认这个前提的基础之上仅仅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谷物只能按照算术级增长的假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据主要有三,它们分别为自然的无限性、科学技术的无限性以及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的过程中,有两个假设的或然性使得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发挥着它的作用。其一,人口的增长是否必然带来科学技术的增长?其二,科学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在人口增长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也就是科学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始终同步或者超前于人口增长?遗憾的是,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恩格斯的这段话,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确实能够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在微观历史层面上看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不仅无法等同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更无法等同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比如,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数倍于发达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并没有与人口数量的增长成正比。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恰恰就在这两个或然性存在的地方,继续发挥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21世纪的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能否避免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而取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乐观结果,就看人口的增长能否与科学技术的增长保持同步,就看科学技术能否在人口增长的关键时期为人口增长提供充足的自然资源。很明显,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脱离了温饱而进入小康生活,而当今世界挨

饿的人口中约有一半在印度,并且,印度只有61%的成年人识字,更遑论掌握科学技术,这个比例还不如非洲的卢旺达。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在21世纪的发展成为整个世界为之瞩目的焦点,如何运用科学技术的进步避免人类历史的惨剧已经成为一个世纪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理论理应在这个领域发挥其他任何理论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承认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与谷物增长之间必须保持平衡的前提之下,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照几何级增长的假设,或者说他们都认为谷物的增长是人口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都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人口数量并没有按照几何级增长,反而出现人口负增长,这种现象并没有违背马尔萨斯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口增长与谷物增长必须保持平衡的理论观点,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科学技术进步。但是,科学技术进步所起到的作用却远远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想像力,因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仅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使人类花费在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的必要时间延长,从而有效地压缩了人类用于自身再生产的必要时间,最终成为造成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数量普遍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资本对人口和自然的掠夺造成人口过剩

既然科学技术可以使人口和自然资源都得以无限增长,那么,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又为什么会出现马尔萨斯所看到的人口过剩现象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所论述的人口过剩只是相对于资本的过剩,而不是相对于谷物的过剩,马尔萨斯一开始就混淆了“生活资料”与“就业手段”之间的区别。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要是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他就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马尔萨斯开始写人口论时起,一切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他犯的第

二个错误是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有多少人能够就业,就有多少人生出来,简言之,劳动力的产生迄今仍然由竞争的规律来调节,因而同样要受周期性的危机和波动影响……然而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恩格斯在此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就业手段”与“生活资料”清楚地区分开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过剩是相对于“就业手段”的过剩,而不是相对于“生活资料”的过剩。但是,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生活资料”即等同于“就业手段”;一旦无产阶级失去了“就业手段”,也就意味着立刻失去了“生活资料”,马尔萨斯对待《济贫法》的态度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而,马克思在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也明确指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马克思在此不仅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与“就业手段”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且指出了“资本增长”与“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的矛盾关系,从而找到了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关键原因,那就是“资本”。同时,恩格斯也始终将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清楚地指出:“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恩格斯在此进一步指出,人口过剩不仅与资本有关,而且与经济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加清楚地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过剩归之于“就业手段”而不是马尔萨斯的“生活资料”。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地揭露了马尔萨斯将“生活资料”与“就业手段”混为一谈的做法,将资本主义人口过剩问题从不可违逆的“自然规律”转移到可以变革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更加详细地阐明了人口规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指出资本对人口的掠夺是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主要原因:“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每

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手稿里,已经从资本积累和人口过剩的关系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积累决定人口变动,在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总人口的绝对量的迅速增加和劳动人口的日益相对过剩,这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资本的趋势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不断减少劳动人口的必要部分(资本不断地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重新变为后备军)。增加人口本身就是减少人口的主要手段”。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土地的掠夺是造成人口过剩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资本论》第一卷当中,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例,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作用:“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⑩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对土地的掠夺性破坏,造成了谷物产量的不足,成为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另一个制度性原因。

马克思在此创造性地运用新陈代谢概念,将人口与自然和社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形象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人口过剩现象以及资本对自然的掠夺所造成的自然系统的人口承载力下降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在英文还是德文中都准确地使用了“新陈代谢”这个生物学概念,并创造性地将其从自然科学领域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使新陈代谢概念成为贯穿马克思和恩格斯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新陈代谢断裂的根本原因。“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

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⑪正是资本积累的这种“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产生了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这两大阶级无论在自然科学的属性上还是社会科学的属性上都因为资本循环受阻而无法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⑫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亦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和无产阶级的购买力不断缩小,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价值、货币和商品等新陈代谢活动产生停滞或终止,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陈代谢产生断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因而全面爆发。马克思在阐明资本对人口进行掠夺的同时,也明确指出资本对自然的掠夺:“劳动并不是它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⑬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下,从剥削劳动财富转到掠夺自然财富是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150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虽然资本主义对自然环境所进行的破坏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但是,资本的求利本性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环境进行征服和掠夺的原始冲动,因而他们预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必定会遭到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从而最终使地球的人口承载力减少。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原因归之于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将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消除人口过剩的根本性措施。因为,“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是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而已”,从而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的统一,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而且,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人口、自然和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才能够实现彻底的和解:“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

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⑮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否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就不存在人口问题。恩格斯在 1881 年 2 月 1 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对此问题阐述得极为明确,他从人类自身生产必须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观点出发而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⑯

在过去的 100 多年中,东方社会主义基本上都通过公有制的方式实现了“生活资料”与“就业手段”的统一,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则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生活资料”与“就业手段”的分离,两者都能够保证人口增长的基本物质需求。在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已经打破了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动态平衡,以《济贫法》为蓝本的福利制度的普遍实施也将“就业手段”与“生活资料”进行了彻底的分离。但是,在科学技术依然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国内国际间有时还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口与自然、人口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论述,为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走出马尔

萨斯人口理论困境的根本出路:第一,通过强制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减少现存人口用于人口再生产的必要时间,拓宽人口代际之间的时间差,缓解人口增长速度;第二,通过科学技术的普及,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为人口增长提供必要的物质财富,消除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达到临界点的可能性;第三,通过科技创新,将自在自然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人化自然,为可能的人口增长提供新的自然资源和活动空间;第四,将“就业手段”与“生活资料”进行彻底分离,实行全民基本福利政策,在提高人口质量和素质的基础之上,为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简而言之,就是正确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思想,充分利用计划和非计划手段,同时实现人口与自然、人口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21—622 页,第 616 页,第 621 页,第 621—622 页。

<http://news.rednet.com.cn/Articles/2005/02/663940.htm>.

<http://money.cnn.com/2007/02/08/news/international/plugged-in-murphy-india.fortune/index.htm?cnn=yes>.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50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9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380 页。

⑪⑫⑬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52 页,第 552—553 页,第 707 页,第 552 页,第 57 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0 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45—146 页。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责任编辑:文义]